

中午去给婆婆送饭。家里没人,只留一张字条,“我出去学习了,饭放在那儿吧,我回来吃”。我知道年过八十的婆婆又去社区学习绘画去了。

幼师退休的婆婆有一定的绘画基础,加上这几年在社区学习班的不断学习,不断钻研与实践,已经有拿得出手的作品了。从上色前需铅笔勾勒到现在的挥洒自如;从呆板的月季、不合比例的小鸡到摇曳多姿的牡丹和树枝间跃动的鸟雀,婆婆相对暗淡的老年生活突然有了色彩,有了期待。“今天老师表扬我了,夸我牡丹画得好”,“我的作品在镇上展出了”,“我妹妹让我画几张画给她家饭店张贴”,在朋友圈中发了几张绘画作品的照片就迎来赞声一片……看着婆婆每天高高兴兴的,充满生活的动力,作为子女,还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吗?

不得不说,老有所乐首先得老有所为。与其幽怨于时间的流逝而悲观牢骚,还不如放开年龄的束缚,去追求能够给自己带来乐趣的事或



边看边聊

进入到十二月,一年中的最后一个节气“大雪”冬至也将要到了。

之所以说“大”,不仅因为它是二十四节气中最为人熟知之一,还在于民间对它有一种“类似年”的说法。这个节气来到时,各地依据不同的习俗包汤圆、吃饺子、祭祀先人,和春节、清明这些“大节”很相似。而更重要的是,冬至过后,就开始了九九八十一天

的“数九”。“九九”天是小时候冰寒地冻的代名词,在幼儿园里就会背诵“一九二九难出手,三九四九冰上走”的民谣。小时候对九九天是恐惧的,那时气温不一定比现在低很多,但物质条件匮乏,穿再多体感也很冷,平时只能将手插入衣袖取暖,以至于许多人手上脚下都有冻疮,冻疮破裂后疼得哭的情况时有发生。印象最深的就是,一旦进九就会和小伙伴们在日历牌上划出三九四九的时间段,每天不停地念叨“三九四九快走”。眼下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生活条件的提高,人们对“九九”天的体验没有以前那么深了,甚至城市中的许多孩子已经不知道冻疮为何物。

农历用“九九”计算时令,在广大农村地区大有讲究,而在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里,它俨然是二十四节气之外的第 25 个“节气”。虽然冷得不让人喜欢,但还是很期待的:进入数九天,也意味着距离放假不远了,过年就在眼前了。

如果说腊月二十三(四)是春节的序幕,那么年味最初的感觉是从冬至后的“九九”天开始的。在计划供应年代,家家户户舍不得在平时多吃一口,都要积攒到过年。数九之后,都会根据气候寒冷干燥、食物不易变质的特点,腌制不同口味的肉、家畜制品。走在路上抬头仰望,屋檐下相似的肉质制作的不同口味腌品,在风口中吹拂晾干的“繁荣”,成了春节前的一道风景。大户人家还会每天在家门口支起一个晒干架。这时大哥已经插队落户,我和其他哥哥们每天上学前帮父母把这些腌制品挂上去晾干,放学回家第一件事,不是急于做功课,而是尽快把这些辛苦积攒起来的腌食物收回家,就怕万一被猫鼠叼了,少了自己的那一口,还不及其烦问父母什么时候可以尝鲜,为什么偏要等到过年才吃。

春节来到时,正步入到三九天,一年中最冷的时段。但因为全家人都聚在一起,包括在外地插队的哥哥也赶回来,一股高兴劲儿没法形容,也就忘却了寒冷。但天天在一起的这些家人,每天吃饭时总感觉到餐桌上少了点东西,而只有当大哥在家,或者有亲戚造访时才有更好吃的。这时我们才明白,先前费劲辛苦腌制的鱼肉,为什么偏要等到过年才吃。

过年的时候,立春的季节又到了,数九天连接了阳历阴历两个新年。365 天里,有 81 天属于它。它和二十四节气演绎着最“深情”的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;它陪伴二十四节气守候严冬,迎接温暖。

数九天的后期,已是一派春光明媚。带着对过年和寒假的留恋,孩子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学期的学习。这时才感觉到,九九八十一天过得真快,春暖花开中,竟不知不觉又开始期盼下一个九九了。

桑榆虽晚,为霞满天

祝青

物,让自己退而不休,再一次焕发生命的光彩,打造最美的夕阳红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单位的一位退休教师。作为学校的生物老师,他在关注生物多样性的同时,对海洋鱼类情有独钟,这种喜好即使退休了也没有衰减。海淘形态各异的鱼类,指导学生做做鱼类标本,给学生们讲讲鱼类背后的故事,学校中有时还能看到他的身影。你可以想象,八十多岁的老人,笑咪咪地坐在孩子们中间,精气神十足,这是多么和谐的画面啊!

不久前,在校园中碰到他,他还是那么精神矍铄。他高兴地向我展示自己辅导的学生获得小提琴比赛国际奖的资料,言谈中满含自豪之情。我知道他擅长小提琴,退休之后,除了对鱼类的兴趣不减之外,他还以教授孩子小提琴为乐。孩子们很爱和他亲近,“爷爷,爷爷”地叫着,排着队等着他手把手的指导。生

活中有了音乐与孩子的笑声,我想他的退休生活必然是有滋有味的。他还神秘地向我展示他的“艺术照”。我看到,“小提琴爷爷”的照片在沪上某知名杂志上刊出,黑色的背景、老人的侧面、优雅的小提琴构成了一张绝美的照片,我觉得颇有沪上“老克勒”的情调,艺术气息扑面而来。得到表扬的他,那种笑容让人感动。告辞离开时,我看到,他的脚步尽管缓慢,但是踏实而有力。

唐代诗人刘禹锡《酬乐天咏老见示》诗末有云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”意思是不要说到桑榆已是晚景了,而撒出的晚霞还可以照得满天通红、灿烂无比。这些老人,虽然不能改写生理的年龄,但他们的心理年龄还是那么年轻,这种豁达乐观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不免令我等后辈心生向往。

我看了婆婆作品中的这样一幅画让她送给我,只见遒劲的苍枝间寒梅点点,绽放的黄色花朵间杂粒粒花苞,老树犹有傲霜枝啊,这意境美极了。

张岱著作中的灯谜

刘茂业

张岱不仅是晚明散文大家,也是位“玩家”,喜好颇多。他在《自为墓志铭》中尝言“少为纨绔子弟,极爱繁华”,并列举了十余种癖好,如喜爱精舍、鲜衣、美食、骏马,等等。他有句名言“人无癖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”,可作其嗜好的注脚。

对于灯谜文字游戏,张岱同样是有心人,在多本著作中都曾提及。像《陶庵梦忆》卷六《绍兴灯景》里就记载:“十字街搭木

棚,挂大灯一,俗曰‘呆灯’,画《四书》、《千家诗》故事,或写灯谜,环立猜射之”。而在晚年编选的一部以智慧为主题的笔记《琅

嬛乞巧录》附中,他辑选了灯谜十五条,拆字廿三条,让后人得以窥见明末以前事物谜和字谜风貌之一斑。他还有一本著名的仿南朝宋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体例的撰述《快园道古》,在“卷十二·小慧部”中,分“诗谜、巧言、酒令、

确对、灯谜、拆字、讲书、补



金锁银锁,轧勒一锁 剪影 李建国

蓝印花布产生于水黛黛的江南,它与小舟、青砖、白墙、油灯、团扇、青花瓷、油布伞相伴,和蓝天、白云、翠绿的大自然相得益彰,弥漫着素风逸韵的乡土风情。

我婴儿时,是外婆用一方陈旧且柔軟的蓝印花布,包裹着我,乘着脚划船,从绍兴妈妈处抱回余姚陆埠古镇,让我这个不满周岁的婴儿,冥冥之中与蓝印花布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后来,我在上海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青龙古镇插队落户。农家的房前屋后常晾晒着一排排经过浸染的蓝印花布,那

从天而降的蓝底白花、白底蓝花窄幅土布,如轻幡舞动,如海水飞瀑,仿佛是天之云影,海之波涛,让人惊讶,让人陶醉。

“凡蓝五种,皆可为靛”,蓝印花布是取自自然,染成天然,上接天色,下纳地气的布匹。这蓝草根,中医也称板蓝根,可以入药,清热解毒。我想青龙镇名字,应该蕴含着荀子“青,取之于蓝而胜于蓝”的意思。

在古青龙镇的乡村,当地人往往把蓝印花布称之为“老布”,家中的被褥、蚊帐、台布、包袱等,全都是青蓝色的底子。每逢婚丧喜事,蓝印花布便唱上了主角。姑娘出嫁时,没有靛蓝色布匹做的饭单,以及凤戏牡丹、龙凤呈祥图案的压箱“老布”,是断然不行的。农村的婚嫁,往往把“老布”陪嫁的数量,纺织浸染的工艺和图案印制的艺术,作为比拼的条件和场合,它是娘家人和新嫁娘织布、印染才艺的展现。

旧时青龙镇的农村,“三分种稻、七

分种棉”。农家无论贫富妇女都以纺织为业,机声轧轧,子夜不停。“农暇之时,所出布匹,日以万计”。染坊,均以蓝印为主,“染天青、淡青、月下白”,“以灰药漆布染青,俟乾试出,青白成文。有山水、楼台、人物、花果、鸟兽诸象”。《申江竹枝词》中有“比户纴车月满塔,河豚上市布盈街”的描述。

蓝印花布虽没有唐丝宋锦那么富贵,然而,却有粗犷的乡野之气。它的美

别有风味, 灰染夹染,扎染蜡染,肌理纹路粗细兼有,似断非断,富有非人工的自然

美。它的花色蓝得内敛、白得明快、蓝白相间、简约雅致,犹如一尊素雅高洁的青花瓷器,清冷婉约的唐宋诗词,让那俗气的桃红柳绿黯然失色。我曾在青浦朱家角、塘桥、金泽等古镇,那麻石老街上,遇

见过那穿着蓝印花布做成的衣裙,戴着原生态的包头土布,撑一柄油纸伞的“丁香姑娘”。现代元素和古街沧桑融为一景,衬托出柔润的江南。

文化旅游的复兴,让江南人多了了一份文化的自信,传统的蓝印花布又恢复了它不老的容颜。上海世博会朱家角实践区、“一带一路”的青龙古镇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……都让蓝印花布重放光芒,出尽风头。“我有一棵草,染得蓝如宝,穿得老布旧,颜色依然好”。从剥浆、揭版、浆布,到染色、刮白、漂洗、晾晒,浸润着人间多少心血,多少创意,它是江南人工匠精神的传承写照,江南文化的诗性符号,素风逸韵的美感张扬。



曹伟明

素风逸韵蓝印花布

巧言后”等八类,其中的“灯谜”“拆字”收录民间谜语和灯谜 60 余条。在这一卷小序中,他写道:“后世酒令、灯谜,拆白道字,怪幻百出,意味深长,偶记一二,灵巧绝伦。虽知星星燭火,不足与日月争光,而若当阴翳晦冥,腐草流萤,掩映其间,亦自灼灼可人,断难泯灭矣!”张岱对灯谜这类小品的见识,的确切中肯綮。

我们来解析几条书中的字谜,如:“问管仲”(打字一)“他”,谜面出自《论语·宪问第十四》“问管仲。曰:人也”,谜底承上启下,“他”拆作“人也”和谜面契合;“何可废也,以羊易之”(打字一)“佯”,谜面见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,别解成“何”中的“可”废去,用“羊”来易(交换)它;“二画大,二画小”(打字一)“秦”,谜底分别由“大”字加两笔与“小”字加两笔组

成;“上写了一撇,下写了一画”(打字一)“孕”,谜面前一句表示这个字的上半部分是“了”和“一撇”(亅),所以是“乃”,后一句表示下半部分是“了”和“一画”(一),所以是“子”,两者合成谜底;“丘未能一焉”(打字一)“斤”,谜面是《中庸》第十三章中句,谜底用“丘”没有了“一”来扣合;“只种一亩田,有草又有米”(打字一)“蕃”,视作将“田”“草”(艹)“米”(禾)三部分合成谜底。

上述不少谜作虽亦可见其同邑前辈徐渭的《徐文长逸稿》卷二十四《灯谜》,以及陈继儒《精辑时兴雅谜》、冯梦龙《山中一夕话·谜语》等明朝谜书中,但这些古籍并无《快园道古》影响大,而能让更多人了解古代字谜的趣味,还借助了张岱名著的广泛流传。



谜语

在墓园里散步

梅莉

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也是必看的。谁不会背诵他那句名言:“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: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,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,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。”作家的一生堪称战斗的一生,15 岁上战场,16 岁在战斗中身受重伤,23 岁失明,25 岁瘫痪在床,1936 年去世,年仅 32 岁。临终前的最后一刻,他被雕塑家永远地定格在了这块石板上,雕

的,夫妇二人合葬于此。契诃夫年轻时颜值高,性格又温和,颇具女人缘,但 42 岁才结婚,44 岁就去世了。在一圈黑色铁花围栏衬托下,这座白房子虽不壮观,却特别小而美。契诃夫如果看见他的石碑,一定会摸摸胡子笑了:俄罗斯人真是懂得大师的风格,所以找对了设计者,陵墓风格与作家作品的风格高度一致——小巧、精简而不华丽。

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也是必看的。谁不会背诵他那句名言:“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: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,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,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。”作家的一生堪称战斗的一生,15 岁上战场,16 岁在战斗中身受重伤,23 岁失明,25 岁瘫痪在床,1936 年去世,年仅 32 岁。临终前的最后一刻,他被雕塑家永远地定格在了这块石板上,雕

符标识,著名产科医生的手里托举着一个婴儿,飞机制造师会有飞机图案……在俄国人的心目中,死亡不是终点,也不可怕,公墓不是告别生命的地方,而是重新解读生命、净化心灵的天堂。每天都会有一些市民来这里散步、静坐,他们把这里当成公园。有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坐在长椅上玩耍,有美得让人炫目的俄罗斯姑娘捧着一本书在阅读,亦有长者对着某名人的墓碑在沉思。这里有不少政治家,如赫鲁晓夫、叶利钦等,但我并无兴趣,印象深刻的是几位艺术家的陵墓。契诃夫。他的墓碑是一个尖顶的小房子,顶上竖立着三支毛笔,直刺天空。在一小片围栏围起的草地上,立着两块不大的石碑,左方黑色的石碑是奥尔加的,右方白色的石碑是契诃夫

旅游

车窗

千里生

年轻的时候,我坐在靠窗的位子,漠然看着对面的座位和不时移动的人影,一心想着何时到达下一个目的地,全然忽视了车窗外闪亮而过的色彩和风景。及至人过中年,才明白,下一个站点在何处,何时到达,其实并不那么重要,一路所经过的风景才是可以抓住的美好时光。

一路的风景,美好的时光,或急或缓,从我的身边流过,但它们也并不是都能时时被我抓住,亦不是我想抓住便能抓住。人生之旅有白天和黑夜。黑夜的车窗外,风景依旧如画,而我却没有猫的眼睛,无法捕捉;我所能看见的,只是玻璃上映现的自己的脸。这张中年的脸,年轻的时候亦是

七夕会

像只有上半身(那时没有照相技术,只能靠画家、雕塑家记录他们的模样。据说普希金去世前,有十几位画家围着他画了一只三夜)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右手放在书稿上,身体微微抬起,眼睛凝视着远方。墓碑下面雕刻着伴随他大半生的军帽和战刀,还有虔诚崇拜者的鲜花。

我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碑照片发在朋友圈后,有个 80 后名校毕业的姑娘在下面评论:“你竟然跑到我男神的墓地去参观了!”当时甚感欣慰,本以为他只鼓舞了我们 70 年代和 70 年代以前的人,没想到年轻人也有崇拜他的。

只是普希金与列夫·托尔斯泰的墓地并不在此,他们都回自己的故乡长眠。步出园门,我伫足回望。我愿意在这样的墓园散步。这样的墓园,使人灵魂既安宁又清醒。

